

文艺学课堂鸿泥录

骆冬青等著

Theorizing Theories

理論理論



文艺学课堂鸿泥录

骆冬青等著

Theorizing Theories

理論理論

▲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论理论:文艺学课堂鸿泥录/骆冬青等著.
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3.6
ISBN 978-7-214-09795-8
I. ①理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文艺理论—文集 IV.
①I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7666 号

书 名 理论理论——文艺学课堂鸿泥录

著 者	骆冬青 等
责 任 编 辑	周晓阳
装 帧 设 计	刘葶葶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pph.taobao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5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09795-8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绪论·说课 1

一、论灵感与孤独 15

“惟精惟一”/丁 欢	17
沉·澄·通透/尹子茜	18
无法分享/乐 曲	19
当我以为的我原来不是我/石 艺	21
我会孤单一百年/刘 岑	22
孤独使人回溯/张嘉薇	23
灵感也是对孤独的消费/夏帅波	24
脚下有无垠的星空/刘宁一	24
“闪灵”/朱敏敏	26
恒态孤独/牟盛洁	27
深渊之水与堤/唐一方	28

二、以貌取人 31

王菲的脸/牟盛洁	33
安吉丽娜·朱莉的脸/管艺婷	36
艾德的脸/夏 怡	41

赵文瑄的脸/唐一方	44
化妆/陈 蜜	48

三、味道 53

毛血旺/刘 芩	55
糖醋排骨/刘 旭	59
醉虾/袁珊珊	63
粥、炒饭与速食拌饭/尹子茜	66
青菜炒豆腐/朱敏敏	70
白酒与啤酒/何 婷	74

四、醉感与美感 79

“反理性”与“反本质”/吴 海	81
被抛弃者变成了抛弃者/乐 曲	85

五、广场/张 眉 89

六、论叙述视角 93

“真面目”/陈 娟	95
有一双眼睛可以“看透一切”/陈诗雨	96
全知再一次被谋杀/孔德罡	97
这个限制几乎是致命的/毛燕靓	99
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叙述/王 艺	101
视角之外的共识/钟晓璐	103

七、文学与自由 105

一种对自由的掠夺/孔德罡	107
用文学越狱/王 艺	108
“伪自由”书/王玉清	109
神秘的迷宫/张耘启	110
“不自由得自由”/陈 娟	112
“不得已”的自由、“原自由”、新自由/范小燕	113

八、诗意时刻 115

诗意的别扭/陈 娟	117
诗意时代/孔德罡	119
如何将诗意捏扁搓圆/初 瑶	124
当神与诗人“相认”/黄晗艳	126
与目光的相遇/蒋琰琳	130
在生命中一个隐秘的时刻/李媛媛	134
一个婴儿品尝一个孤独的夜晚/王玉清	137

九、爱情的叙事性 141

建立一个爱情的模型/陈 蜜	143
一种美妙的虚幻的来源/尹子茜	144
爱情也需要某些叙事学理论的指导/朱敏敏	145
恋人虚构了一个“自己”/管艺婷	147
爱情也是有自己的体裁的/乐 曲	149
最奇险苍凉的政治/夏帅波	149

王八看绿豆,也是可以看对眼的/夏 怡	150
爱情这个错误却有其存在的价值/张 眉	152
我爱你,没有理由/赵雪媛	154

十、论审美与失恋 157

人类自身存在和在这个世界中的终极茫然/孔德罡	159
烟花坠入大海/王 艺	161
“失恋后我就成了魔鬼”/李媛媛	162
失恋了,失“我”了/陈 娟	164
这循环中其实存在着替补原则/施文瑶	165
经过时间的搅拌/黄晗艳	167
失恋截断了泡沫式的威信带来的偏见/朱俐俐	168

十一、人类思维的三个可能性 171

人总是被幻想迷惑/陈 蜜	173
“非逻辑”的思考/乐 曲	174
那被虚构的滴答声/牟盛洁	175
然而思想的无限又给我们一个支点/夏 怡	176
人类可以在一种注定的失去中获得永恒/尹子茜	178
拥有天空的人/张 眉	179
而改变无法遏制/李 亚	181
三个禁锢,三个更多的可能性/刘 岑	182
我又何尝不可说……/石 艺	183
这一问题失去了它的恐怖性/夏帅波	184
思维试图为非人之物命名/张嘉薇	185

十二、满川风月替人愁 187

诗歌向来是两种相反张力的产物/陈娟	189
这构成了一种混乱的感觉/陈诗雨	190
风月“镜像”/李媛媛	191
理性消解不掉的混沌“诗意”/毛燕靓	192
逃向迷幻的思想/王艺	193
船里只是一堆烂醉的肉泥/张耘启	194

十三、意识形态和贾君鹏 197

意识形态的入侵个体和脱离现实/孔德罡	199
意识形态的召唤及构建/李媛媛	202
我不是“我”/陈娟	204
谁人不是贾君鹏/陈诗雨	207
公众自身已然是意识形态本身/周扬	211
中国式权力关系/黄晗艳	214
颠覆,还是重复/王艺	216
思想维度里的一种“先天合法性”/许引泉	217
“虚空”的符号/刘洵月	220

十四、假如没有文学 223

“共同语言”的丧失/贾康	225
我觉得那将是一种溺水的感觉/江蓉	226
文学保有那“温柔的一瞥”/姜帆	227
“各怀鬼胎”/濮钊	229

太多未知的惶恐与无知的黑暗/强 睿	230
人性的密码编排/宋夜雨	231
这是一个显然的悖论/许晨晴	233
这种自由性培养人们的独立意识/许静雯	235
只能在无神的荒野中徒然跋涉/尤书涛	236
从小就从睡前故事中形成的价值判断/孙舒影	237

十五、文学能够做什么 239

意·情·灵/陈诗雨	241
激发你的热情或毁灭你的希望/范小燕	243
但能使其泯灭后不名一文/孔德罡	245
性灵即是人的渴望无法在一汤一饭中满足/施文瑶	248
一种铁般无情的温柔/尤 微	249
文学的偷窃/王 艺	251

附录 253

上帝别过头去的时候/孔德罡	255
“骆复杂”/杨甜子	257

绪论·说课

文学理论课的目标是什么？

一件事情曾经给我很大的刺激。一次，遇到一位上世纪 80 年代的校友，早已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。他问我是教什么课的。我告之：文学理论。不料，他居然流利地背出了一段自己在学校学过的教材。背完，面露得色。可见，在学校时，这门课学得不错。可是，我听后，感到的却是深深的悲凉。因为，他记得的，还是以群主编的教材，观点已很“陈旧”，与现在的教材已是睽违甚远。可是，他以为，背下来的这些，就是“文学理论”。

如果说，大学，就是忘掉所学的知识后剩下的东西，那么，这样的“记住”，至少对于理论课来说，堪称悲剧。这种悲剧，当然与授课分不开。因为，把理论当作知识课程来灌输，往往是造成如此学习“成果”的重要因由。文学理论，应当点燃用理论的方式思考文学的智慧火苗，进而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。最理想的目标，或许是：用文学的方式观照一切，用理论的方式探究一切。因而，文学理论课更重要的任务，应当是让学生“忘记”知识，学会“理论”。

理论是动词

“让我们理论理论吧！”

“谁跟你理论？！”

“你不讲理啊？”

“对！我就不讲理，你能怎么着？”

这里的“理论理论”，乃动词也。正如先有动词的“歌”，然后才有名词的“歌”，理论，首先是一种行动。尽管，这是一种往往“看不见”的行动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就是因为，在我们的教育中，理论常常变成了知识，变成了种种体系，乃至教条。与“不讲理”的一方相遇在某种特殊情境中，我们才会真切甚至痛切地感觉到“讲理”的迫切性、重要性和其中蕴含着的人性的光辉！正如，当鱼儿被拎出水面才知道水是何等重要，我们只有被置于“不讲理”的环境，才发现能够“理论理论”是多么可贵。

“不讲理”了，往往是一场打斗的序幕。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清。”讲不清，是因为“兵”的手中有“兵器”，有暴力的支撑，有诉诸暴力的欲望和冲动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在特定情况下，武器的批判当然会消灭批判的武器。当然，“兵”往往没有多少文化，也是无法跟他讲清道理的原因：讲道理是有要求的。这种要求，除了道德的，更重要的则是知识文化和逻辑理性。“蛮不讲理”，“不讲理”原是野蛮、愚昧、粗暴的表现。不过，它也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诗歌“不讲理”，情人之间也毋须“讲理”。这里，我们只关心暴力的“不讲理”。

在暴力面前，特别是体制化的暴力面前，讲理的弱者最好是免开尊口。可是，暴力却并非不需要用“道理”来武装。寓言故事中，狼要吃羊，还煞费苦心找借口。其实，故事里的狼，正是代表了暴力优势的一方，有了暴力优势，还要寻求道义优势；其行径乃“人性”对道理的需求的表现。赤裸裸的“不讲理”，是连“狼”都避讳的。相反，当暴力与理论结合，“替天行道”，就更能够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了。

讲理，是“文”明的标志。赤裸裸的暴力则代表着野蛮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人不仅像动物一样“活着”，还要为自己的“活”寻找理由，寻求依据，探索意义。简言之，就是活着要有理论的支撑。理论之重要性由此可见。讲道理，也是一种力量；不过，这是一种柔性的力量，思想的力量，智慧的力量。柔弱可以胜刚强。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暴力。用大道理也能压死人。戴震曰：“人死于法，犹有怜之者；死于理，其谁怜之？”

“以理杀人”，可要比以武器杀死的人多得多。

我是基于上述认识，开始“文学理论”课的。看起来，好像扯得远了些。可是，首先，强调了“理论理论”中，“理论”是动词，其实，就是“讲道理”。其次，让大家晓得，理论具有的力量，以及，理论在何种情形下无能为力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，是说明“理论”需要的高度文化教养。讲理，是人类智慧的高级形态。柏拉图学园的门上，写着：“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”，至少说明，几何和哲学思维之间有着密切关系。西方哲学史证明了这种深刻的关系。几何学严密的推理，抽象的运演，想出意外的“辅助线”，堪称逻辑思维的精妙展现。而在我们大学文科教育中，逻辑学教育却面临颇为严重的缺失。这是亟待补上的一课。至少，学习理论课程时，需要具有这种意识。增强这种意识，不妨从学生熟悉的知识——几何学入手。

几何的“证明”过程，展现了严密的逻辑推理所具有的特别力量。细品“证明”，颇堪玩味。由“证”而“明”，经由“论证”的过程，让我们逐渐“明白”起来，就像一道光芒照亮了我们迷蒙的心。我们“心明”，我们“眼亮”。理论，是照亮，更是开启我们“心眼”的过程。“明白”，英文就是“I see”，就是我们“看见”了“真理”。这种“看见”，是澄明世界和人生意义的至高享受。文学、哲学、科学在同一种光明中相遇。

文学理论教学，最感困难的，是学生哲学知识的贫乏。在这门课上，我向学生推荐了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·萨瓦特尔的《哲学的邀请——人生的追问》，要求他们认真研读，并写出读书笔记，作为课程之补充。这部西班牙中学教材，写得颇有特色，既有哲学深度，又出之以优美的文笔，亦不乏一部哲学著作所应有的见解。可以当作一部哲学专著来读。学生初读，具有一定难度；但反复研读，把自己“感”进去“思”之，对文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，自有触类旁通之效。而且，由这些问题的“追问，再追问”，学生渐次阅读哲学史上的名著，自可进入高远深微之境。学生作业中的佳妙者，已编为《追问，再追问》一书。以不懈“追问”作为理论的根本任务，当是切题的。

更重要的,当是教材的选择。文学理论教材,国内已有多种。但作为大学教师,更应当具有自己的眼光和观点。在网络资源已非常发达的今天,理想的大学当废除教材。尤其文科,每一个教授之所以具有价值,就在于他自有一种思想,一种学术,一门绝活。很难想象,照本宣科的教授能够培养出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意志”的创新人才。对文学理论来说,这更加重要!但考虑到学生从中学积累的学习习惯需渐进打破,所以,在选择一本国内教材的同时,还重点选用了乔纳森·卡勒的《文学理论入门》,作为主讲教材;韦勒克、沃伦合著的《文学理论》,作为要求阅读的辅助教材。这样做的目的在于,打破学生“尽信书”的迷信,学会运用自己的脑袋瓜子。对教科书的“集体无意识”的崇拜和迷信,是理论思维的大敌。所有教材,都只能作为教学中的材料,“摸着过河”的“石头”。教师的作用,则是以自己的方式,凌驾教材,驾驭教材,组织理论结构,安排内容,融化诸书,使讲解过程变为共同思考的过程。如此,首先在课堂上,“理论”就成为“动词”。如此,才能够让理论课“不是灌满一瓶水,而是点燃一团火”(法国电影学院校训)。

意识到理论也能成为暴力,对教师自己,也是一种警醒。教材如是,讲授如是,而经由作业、考试等,亦往往强化了理论的暴力。为此,需要的是,解放。采取方法解放自己的思想,更重要的,是解放学生的思想。

我将文学理论课的“解放”,总结为这样四句话:把惯性切断,把思想搞乱,把感觉激活,让观点流窜。

把惯性切断

惯性思维,是理论学习的大敌。正如,在文学创作中,需要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“陌生化”,以恢复对世界的新鲜感,从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中换一种心肠,换一种眼光,增加感觉的强度、难度和时间的长度;或者,正如审美需要一种切断日常意识、进入审美心态的“隔离”的智慧,从而让世界以感性的诗意光辉对着人微笑。理论思维,亦需要“隔离”的智

慧,以“陌生化”恢复对事物的新奇感。理论是毫不留情的追根究底,需要的是从根本上着手。这个“根本”,就是“事情本身”,或者说,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。而要恢复对事情本来面目的看法,首先,需要的是宛若初见的“惊奇”与“惊醒”,把惯性切断,才可能有这样的“眼光”。

切断惯性,需要“归零”的智慧,“无知”的心态。乔布斯所谓的“stay foolish”,恐怕也是强调“归零”与“无知”的重要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无知才无畏,这是一种盲目而可爱的勇敢。对于思维而言,抛弃既有的“常识”、“成见”,是一种大智,亦是大勇。道家强调“忘”的重要,亦是指对于“成见”的扫荡和涤除。在文学理论教学中,也许最重要的首先是教师对自己的“归零”和恢复“无知”,而要“stay foolish”,即长期地坚守愚钝,则更为困难——积累的“学识”往往无情地湮没了“无知”,从而令自己进入一种不知不觉的惯性状态,甚至,以此为“成熟”、“自如”的标志,而私心自喜。

相反,要“归零”,则需要抛弃“已知”,从“未知”开始,进行探求。对教师,这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。而理论,就是这种西西弗斯式的挑战:我们总得重新思索已经被思考过无数次的事情,而且,是许多天才思考过的。所以,“stay foolish”,正是为了以一种盲目的勇气,傻瓜般的天真,去重新上路。当然,从教学来说,老师和学生同样处于“无知”状态,也预设了一种良好的共同探求的情境。从对概念、范畴的思索开始,而不是钻研现成定义,理论的“上手”,也能处于一种积极的“动词”的状态中。

例如,在讲“抒情”时,我首先想到了“表情”。那么,就试着从“表情”思向“抒情”。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果,自己也不晓得,只是让思想按照自己的规律行进。下次,或许又有了新的“火花”,那么,就“重头再来”。关键是恢复思想的活力和锐气,恢复那种“无知”感,从而具有“理论理论”的勇气。对许多学生而言,理论,正如叔本华所言,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;而且,往往是未必高明的思想。即使是“跑马”,我们也得让自己的思想之“马”在别人的“马”的激发下“跟着跑”,最终,“独自跑”。

把惯性切断,需要“悬搁”判断,扼制判断。因为,判断几乎是人的本能性反应,遇到任何事物,我们都会凭着惯性本能地作判断。这种匆忙、习惯性的判断,往往得自以往的经验、素养和整个心灵结构,缺少容纳异质因素、改变“看法”的可能,是以“不变”应“万变”。当我们“悬搁”判断时,也就具有了现象学意义上的“还原”。有可能对“成见”、“前理解”作出质疑和“反思”。这在文学理论教学中,是颇为重要的。因为文学教育,是每个人从小就开始的,积淀的“前理解”较之其他课程,更加多,也更加顽固。怎样把学生的“成见”和“前理解”悬搁起来,在一种直面对象的心态下,展开理论思维,是需要理论的“当头棒喝”和“截断众流”的。

这就强调了质疑“常识”的重要性。据说,欧债危机时,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代表互相争执。欧洲代表以为美国人缺少文化教养,而美国人则讥讽对方为“老欧洲”。欧洲人说美国人不讲常识,美国人则反唇相讥:常识?什么是常识?按常识,地球是平的!确实,正如乔纳森·卡勒的《文学理论入门》中的归纳,理论常常是反常识的。那么,我们就需要用理论的力量首先切断导致常识思维的惯性势力,进入真正的理论思维。

如此,我们就可以“返璞归真”,把以往的一切“放下”,“从头再来”。

把思想搞乱

从头再来,意味着以往的一切都要被放置到理性的天平上进行审视,任何观念都没有豁免权。那么,我们原有的看法,不可避免地,要受到冲击和考验,要在不同观念的交叉错叠中,得以丰富与提炼。一方面,这是因为,把惯性切断之后,事物的丰富复杂直接呈现,我们重新面对现象;另一方面,则是我们的思维本身,也需要破除简单性、抽象性思维,而具有复杂、具体的思想方式。

一个大贪官,因为挪用大量公款给情妇而被捕。律师提醒他,如果要与情妇结婚,那么,这笔钱就属于两人共有,就是贪污;贪污巨款,极刑无疑;若只是一般通奸,则是挪用,因为自己并不占有,可免一死。可是,

这个贪官说：“我本一个放牛娃，组织培养我，让我有了如今的高位，可谓恩重如山；但我和她真心相爱，可说是情深似海。我是要和她结婚的，钱是为将来生活打算的。我宁愿死，也不承认我们只是通奸。”他最终被枪毙了。这可作文学理论的思维之例，从法律、道德的角度，这个贪官罪有应得；可是，我们隐隐感到他还有某种“崇高”，那就是作为情人的深挚情意，这是令人动心的。简单的思维方式，在这里失效了。或曰：形象大于思想，正是思想在形象面前常常苍白的另一种表述。文学的形象世界，表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精神。文学，以一种特别的力量，促使我们回到事情本身，直面现象，警醒着我们，思想要“复杂”。

黑格尔曾写过一篇小文：《谁在抽象思维》。他认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进行抽象思维的往往不是有教养的人，而是些无教养的人。抽象地思维，就是幼稚地思维。“且说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。在常人看来，他不过是个凶手。太太们也许会说，他还是个强壮的、俏皮的、逗趣的男子呢。那个人却认为这种说法骇人听闻：什么？凶手俏皮？怎么能想入非非，说凶手俏皮呢？你们大概比凶手也好不了多少吧。这是上流社会道德败坏的表现！深通世道人心的牧师也许会这样补充一句。”“在凶手身上，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，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的本质……这就叫做抽象思维。”黑格尔对“抽象思维”的看法，与我们所说的“把思想搞乱”，确有联系。

按黑格尔的看法，抽象地思维，就是幼稚地思维；所以，把思想搞乱，首先就要求我们改变学生简单的思维方式。尤其是，理论，往往被认为就是“抽象思维”，以艰深文浅陋，成为理论的某种常态，从而导致在理论学习中，往往是幼稚的思维被貌似学术的概念术语所掩盖，更易令学生堕入幼稚思维与复杂概念的双重陷阱。其实，一些看似高深的理论表述，若剥去其艰涩的伪装，则剩下的不过是再简单不过，甚至有些弱智的想法。在文艺理论教学中，我也会教学生透过那些虚浮的“大辞”，发现其骨骼与血脉的“简单”与“庸常”。而这种幼稚思维，正是单一线条、单

一角度所造成的。把思想搞“乱”，首先在于意识到对象的混沌和多面，要求思维的多元取向。以“文学”的概念为例，乔纳森·卡勒的书，以“杂草”喻之，并列出了他所理解的几种文学“本质”。那么，用“杂草”来比喻文学合适么？我们是否可以分析“杂草”？引导学生思考，竟可得到意外的收获，他们较之卡勒，想得更加深远。本是一种饶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比喻，被解出了别样的滋味。课堂上的众声“喧哗”，乱是乱了点，却乱出了思想的活力。

“活”的都是“乱”的。完全排除了“乱”，则或是机器，或是无生命的无机体。理论要动起来，必须得活起来。思想的活力在于具有多种可能、多种取向。把思想搞乱，实是唤醒思想的活力，让学生的思想中，各种因素被积极地调动起来。为调动思想的活力，应当让关于相同问题的想法“杂草丛生”。这就要求授课中既保持理论推演的逻辑严密，又呈现出开放的理论视野。课外的阅读若能跟上，那就更为理想了。我推荐学生阅读按专题编辑的《文学批评理论——从柏拉图到现在》，在相当程度上可打破学生对教材的迷信，挑动对单一结论的怀疑，从而让思想变“乱”，变“复杂”。

中国文化中，对思想统一的追求，导致尚“同”的路线成为主流。其实，只有不同思想相碰撞、相冲击，进而相融合、相分化，思想才能具有不息的活力，精神才具有不灭的创造力。把思想搞乱，其实是思想解放的前提，是激发创造精神的必备条件。理论，如欲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，则此乃必由之路。

把感觉激活

理论思维往往被认为是单纯的抽象思维，感性和想像力的作用则被蔑视。以至许多研究文学理论者，文学感觉迟钝，文学鉴赏力低下，本应充满魅力的“文学”理论，却在课堂上、论著中单调乏味，令人望而生厌。美学亦复如此。可是，文学与美学本是研究反思性的“判断力”，鉴赏力